

開放文學－科幻寓言－蝸觸蠻三國爭地記
第十回 解行纏女子類丈夫 束雙跌男兒效巾幗

自螻新女士、秋女士既死之後，越數年而蝴蝶焉。好新學，嘗提倡天足會。堂有威姑，曰蚊母【《爾雅》：鷓，蚊母】，銳喙纖足，刻深次骨，信口噬人。有嚼膚【《莊子》：蚊虻嚼膚則通宵不寐矣】露筋【《一統志》：舊傳，有女子夜過高郵天陰蚊盛，有耕夫田舍，其嫂欲共止宿。女曰：「吾寧死不可失節。」遂以蚊死，其筋見焉。人為立祠，曰露筋】之慘。蚊母年雖老，而猶跼繡履，新學界譏為花腳蚊【梅堯臣詩：花腳野蚊撩亂飛】。母聞之，銜甚，因遷怒於媳，斥之為妖，每夕則紛呶不體。女不能堪，雉頸而亡。時人哀之，謂之縊女【《爾雅》：蜺，縊女，喜自縊死】。由是，大動學界公憤，指名控訴。蚊母自知理絀，願罰款設立學堂以息事，以慰女士之志，並請於大吏，旌胡女士之廬以表彰之。同時，女界中又有一奇案。有蟾子【《事物原始》：壁繭，蟾子也。一名壁蟾，作窠於門壁之上。其窠似幕，圓大如錢。又《山堂肆考》：壁錢蟲，一名壁鏡】者，浮浪兒也。有登徒子之癖，顧影自憐，粉白不去手，時時對鏡自照。嘗言，願在裙而為帶【李白詩：昨夜裙帶解，今朝蟾子飛。陶淵明《聞情賦》：願在裳而為帶】，其好色可知矣。自幼纏足穿耳，凌波微步，羅襪纖纖，人皆呼之曰蟾阿妹，不知乃巾幗中之真丈夫也。與諸女郎游則與狎，人無知者。

有巧匠桃蟲【《埤雅》：鷓，性巧，一名雀工，一名女匠】，其妹曰艾【《爾雅》：桃蟲鷓，其雌鷓】，美而豔，雖古之桃葉桃根【王獻之《桃葉歌》：桃葉復桃葉，桃樹連桃根，相憐兩樂事，獨使我慙慙】，不是過也。蟾子思挑之而不獲間，忽發奇想，謀於雉，為之作合，而嫁於桃蟲。然醉翁之意，固不在酒也。不料，撲朔迷離，雌雄易判【《木蘭從軍》：雄兔腳撲朔，雌兔眼迷離。兩兔並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雌雄】，竟為人看出破綻，鳴官究治。海濱轟傳蟾阿妹妹人。咸為笑柄。

同時，復有屈伸蟲【《易》：尺蠖之屈，以求信也。《說文》：蠖，屈伸蟲也】，因挑女學生而退學。劉蛄【《爾雅》：蝥，天蠖。注：即今蠖蛄也。蠖、劉音近，借用】，因私女冠子而罷官。時人為之聯云：香草美人憐屈子，桃花流水誤劉郎，可謂解嘲妙語。斯時社會之怪現狀，可謂層出不窮矣。正是：

女郎天足男纖履，烏免雌雄若個知。